

担杆岛上

■王雁翔



从远处看，它像一根长长的两头低、中间稍稍弓起的扁担，浮在苍茫的大海上。这座由7座山峰连成一线的岛叫担杆岛，面积13.2平方公里。

虽说码头附近散居着十来户渔民，其实跟“三无岛”没多大区别，无长明电，生活用水是岛上的地表水和岩层渗水。

同行的教导员万顷说，盘山路以前有一段是砂砾搓板路，全程修成水泥路时间不长。

从码头仰望，山高耸陡峭，如直立。大卡车轰鸣着爬坡，奋力向上。一边悬崖上，岩石嶙峋；另一边是直插海底的峭壁。

车子叭叭叫着，风声呼啸，路窄而陡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摔进深海的恐惧，让我心惊肉跳。

—

营区山坡上，一排一排平房，被绿树遮蔽。岛上蛇非常多。菜地围栏、营区路边树木上，都吊着装有硫磺的塑料瓶，防止蛇进入人的活动区域。我自小怕蛇，却忍不住想去看看那些老房子、坑道和工事，它们是一代代守岛官兵曾经战斗生活的地方。

我让战士找来一把砍刀，拎一根长木棍，打草惊蛇，砍掉挡路的灌木荆棘。

老房子是石头的，低矮，窗子窄小，墙壁用碗大不规则岩石砌就，尺许厚，勾缝的水泥线很粗，石头上长着墨绿的青苔。有的墙面上，隐隐残留着字迹斑驳的标语。

曾经的训练场和旁边的礼堂，官兵们仍用着。训练场边竖着8个红色大字：忘掉幻想，准备打仗。

凝视着这些坚固如初的石头房，我似隐隐听到钢钎、铁锤、镐头与坚硬岩石的撞击声，粗重的喘息，汗水砸地的碎裂声……在一代代军人的接续努力下，房屋、山路、坑道在岩石上、在冰冷潮湿的岩层深处，一寸一寸向前延伸。

雨水和岩层渗水，一点一点流进蓄水池。溢口水声潺潺，喧哗着穿过乱石、杂树，顺峰谷流向大海。蓄水池里的水通过管道引入营区，便是守岛官兵的生活用水。炊事班班长、二级上士杨鹏说，通过净水系统，三桶水可净化出一桶饮用水。

营区两亩多菜地，皆从岩石丛里掏挖、平整出来。巴掌大的地块，一畦一样，或两畦一样，种着韭菜、小白菜、油菜、生菜、豆角、辣椒、芹菜。有的菜畦被铁丝和黑色纱网围着。杨鹏说，红萝卜、白萝卜和西红柿岛上能种，但种不成，还没长大，就被猕猴桃糟完了。

边帮王辉强化军事素质，一边找连队干部协调，调整他的站哨时间。每晚熄灯后，让王辉在灯下多学两小时文化课。离岛上学时，王辉抱住杨鹏哭得拉不开，到校后又写来一封信，向全连官兵致谢。2017年，班里上等兵陈云飞也在杨鹏的倾力帮助下圆了军校梦。

16年来，初上海岛“水土不服”的战士，在杨鹏和连队干部的关爱里一点点适应、成长，几乎都留队成了连队骨干。二级上士李金磊，刚上岛时一到陆装越野训练，就说头晕跑不了。杨鹏陪着他，慢慢跑。李金磊每次跑到一个500米长的陡坡前就会晕倒。杨鹏知道他心里的疙瘩，不说破，也不批评，让战士推一个小推车跟着。晕倒了，就用推车将李金磊推回连队。推了四五次，李金磊不再晕坡，还成长为连队的训练尖子。

在不断超越中，杨鹏也成长着，从副班长、班长、代理排长，他几乎干遍了连队所有专业和岗位。去年底，炊事班长退伍，找不到合适人选，正干着文书兼军械员的杨鹏主动请缨，挑起了重担。

三

尖啸的海风刮得门窗啪啪响了一夜。天还未亮透，院子里已响起跑步声。我原以为今早会推迟起床。昨天，连队组织步兵班全过程战斗演练。烈日下，官兵们全副武装，在25公里的奔袭途中完成23个课目连贯作业，战斗从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今天凌晨。震耳的口号声从窗外传来，让我想起门前路边牌子上的两行大字：闻鸡起舞，闻令而动；平时练就硬骨头，战时亮出铁拳头。

吃过早饭，官兵出去训练。杨鹏带着炊事班战士搞完体能训练，到菜地里割韭菜和芹菜。我过去一边帮忙，一边聊天。杨鹏说，这段时间全连训练，菜地照顾得少，许多菜再不吃就老了。

2017年春节，杨鹏的妻子胡明月带着不满一岁的儿子上岛过年。儿子突然呕吐高烧，连队没有小孩的药品。海上风大浪急，人出不去进不来，只能物理降温，妻子急得一次次抹泪。折腾了一周，儿子病情才慢慢缓解。

临走时，连队官兵齐声对胡明月说，欢迎嫂子下次再来。她眼里含着泪水说，我再也不来了。

第二年，她又带着儿子，一路辗转两千多公里，上岛来看丈夫。

杨鹏笑着说：“许多第一次上岛的家属，跟我媳妇一样，下岛时都说不了话，可是爱和思念在这里，该来还得来。”

去年“六一”，幼儿园搞活动，老师突然打来视频电话，让杨鹏跟儿子说几句话。5岁的儿子只喊了一声爸爸，就放声大哭，谁都劝不住。

满脸笑容跟儿子视频之后，一转身，杨鹏泪流满面。原本围着杨鹏要听视频那边叫叔叔的官兵，眼里也噙满了泪。

从菜地出来，我跟万顷去担杆头哨位

看看。路上，聊起他第一次上岛的经历。

那年8月，万顷跟几十名甫出校门的新干部上岛任职。登陆艇走走停停，最后抵达担杆时，已是晚上8点多，船上只剩他一个人。这时，一名司务长急匆匆跑到码头，问他是不是新来的排长，他心里一热，以为是来接自己的。

司务长让他把甲板上的两头小猪扛上。雨越大，他背着背包，一个肩上一头小猪，司务长背着一大袋子物资。陡坡忽上忽下，陡峭处滑得脚都蹬不住。两人沉默着，使尽浑身力气，在暴雨里跌跌撞撞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连队。那天晚上的大雨，浇冷了他的激情与梦想。

万顷在孤独、焦虑、迷茫混杂的苦闷里挣扎了近两个月，心才渐渐平静，敞亮起来。

在岛上兜兜转转16年，被调到机关任科长的万顷，2018年又递交申请，平职重返海岛。两个空出的营职主官岗位，一个在市区，一个在海岛。当时，女儿刚出生半年，家里没老人帮衬，他一上岛，家庭重担全压在了妻子肩上。

“你爱人理解吗？”
“我们能在岛上安心坚守，离不开家人的理解支持。”他转脸看着我，“刚上岛的人，都会有一个迷茫痛苦期，过了适应期，感受到海岛官兵坚守里的明亮、淳朴，就会爱上这里，舍不得离开。以前在岛上，我爱人经常上来看我，她知道我为什么爱海岛。”

四

海上风浪不小。在下岛的船上，那年的生死历险又默片般浮现在我眼前。

那是我第一次上担杆。因为风浪，迟迟等不到船。我贸然坐一只小渔船下岛。风急浪高，船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。失去动力的小船，如一片树叶，在波涛里猛烈起伏，船头随着浪头直往浪谷里扑。船上装鱼的泡沫箱子，挣脱绳子捆绑，像秋风里的落叶，纷纷向海里飞落。我们在死亡峡谷里一次次挣扎，绝望。

在距外伶仃岛约3海里处，我脱下红外套，拼命向赶来救援的登陆艇挥舞。我死里逃生，重回陆地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深深理解了那些笑容腼腆、不善言辞，被烈日海风吹打得黑不溜秋、守岛官兵。他们在鲜为人知的坚守里追求，内心深处涌动着波浪，有明亮、单纯的执着，亦有不为人知的焦虑与忧伤。

有时候，人只有身体亲历，情感和精神才会抵达。

下岛前一天日落时分，我爬上山坡一块写着“坚守”的巨大岩石。微风，晴空。我听着一首老歌《你鼓舞了我》，一直坐到夜色降临。大海浩瀚无际，星空璀璨深邃，营院里嘹亮的歌声如潮水般一阵阵向我扑来。那一刻，我无法用恰切的语言表达这内心震撼，唯有沉默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追光而行

■常文

谁也不知道
倒下和明天的太阳哪一个先来
谁也不知道
要往哪里走，到哪里去
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却毫不犹豫
他们坚定一个信念：跟着走
跟着走，走出困境绝境
走出二万五千里的人间奇迹

炮火就在眼前，死神就在眼前
硝烟中的战士从不畏惧
他们读懂一个道理：跟着冲
跟着冲，冲向最危险的山头
冲到红旗高高飘扬的地方

脱贫攻坚战打响了
第一书记来了，扶贫工作组来了
村民们脚下一股心气：跟着干
跟着干，干出脱贫攻坚的山河巨变
干出迈向小康的幸福笑脸

信，才能看见
走，于是抵达
只要跟党走，一定能胜利
那是一面旗，凝聚人心和力量
那是一束光，照亮脚下和前方

随 笔

耕耘人文，探索崇高

历史不会忘记，1929年那个寒冷的冬夜里，闽西小镇祠堂里的熊熊炭火映红每一张激昂亢奋的脸庞。

这支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拿起枪杆子，到三湾进行改编、在新泉实施整训，再到古田驻足的队伍，经历过“弹洞前村壁”的战斗洗礼，目睹了“军阀重开战”的混乱局面，此刻充斥心头的，是“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”的迷茫与忧虑。

我们是谁？我们为了谁？一场撼人心魄的发问久久回荡。为什么出发？应该向哪里去？一场生死攸关的争论拷问着每个人的内心。谁也不曾料想，这场争论让一支军队同一个政党、一个民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改变和决定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。大革命失败的沉沦，起义烽火熄灭的危险，覆辙决不能重蹈；党内分兵分权的争议，旧军队的做派和积习，阴雾务必驱散。从血的代价中反思血的教训，在方向不明时探寻正确的方向……

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！”伟人湘音声振屋瓦。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，庄严写上工农武装的旗帜，人民军队从古田出发！整肃、归正、创建，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，肃清流寇和军阀主义倾向，连队成立党支部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，实行官兵一律平等，一切依靠劳苦大众……打样、定型、奠基，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武装，开始有了新的模样。正是这次定型，中国共产党前无古人地突破了历史局限，人民军队前所未有地奠定了胜利之基，古田声音成为党建建军行动纲领，古田光芒引领人民军队在正确的航道上启航。

历史同样不会忘记，2014年那个绚丽的深秋，闽西山麓火红的枫叶再度染红了老区热土。从哪里走来？怎样再出发？一场重整行装的远足在这里启程；为什么能够成功？怎样才能继续成功？一场革弊鼎新的整训在这里拉开帷幕。向看得见的积弊亮剑，向看不见的灵魂叩问。过去革敌人的命，现在从思想上革自己的命！追根、溯源、正本、回归、重塑、确立，空头政治的遗毒，伪忠诚的作乱，精神懈怠、消极腐败的沉疴，必须一刀两断。理想信念的火炬，党性原则的律条，必须牢固立起来。这一切，不是简单的重复，却有惊人的相似；这一刻，绝非随意的回眸，却是注定的必然。挽住云河洗天青，手把红旗稳狂澜。应时代之考，答政治之题，开风气之新，历史在激浊扬清中峰

父亲的快乐哲学

■马 昕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，深情凝望

“我比雷锋小一岁，我是雷锋的同龄人。”父亲马云杰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有人故意逗他说：“现在谁还学雷锋啊？”父亲的脸瞬间板起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我！”81岁的父亲就是如此可爱。

父亲是村里的劳动能手，加上家里有一台手扶拖拉机，看到谁家缺劳动力，二话不说就替人家把田耕了。同村邻居杨乐东的责任田与我家搭边，农忙犁地时他家的耕牛总不听使唤，忙活了一上午，两亩地也没有犁出五分之一。父亲开着拖拉机来了，豪迈地大喊“让开让开”，不到半小时就把杨家的地耕完了。隔壁魏甫光家没有耕牛，一切靠人工。父亲既想帮忙，又怕伤人自尊，就趁魏家人回家吃饭的当口，三下五除二将他家的田地耕完。魏家感激得不行，父亲却没事似的说：“我刚换了犁铧，试试好不好使，就拿你家的田试验一下，还行！”

有一次我家正在碾麦子，邻村魏骆驼家的拖拉机坏了，三天也没修好，眼看影响麦收，过来请父亲帮忙修理。想到魏家几个孩子都还小，父亲立马丢下自家的活，钻到魏家的拖拉机下，忙活了3个多小时才修好，结果一场暴雨将我麦子冲走一半多。

“人家粮食是粮食，咱家粮食不是粮食？辛辛苦半的小麦让大雨冲走，我看你让一大家子人吃啥？”母亲气得本来要狠狠骂他一顿的，可看到父亲累趴了的样子，又心疼了，赶紧烧了一锅水，让他先洗个热水澡。事后，父亲说，骆驼家好不容易生活有了点起色，不能让人家又倒下了。

来我家串门的一个邻居对父亲说：“我知道你是热心肠，但也要量力而行，毕竟你家里也有这么多张嘴。”父亲爽朗地笑道：“没啥没啥，我们家不是过得好好的嘛！”

爷爷40多岁就去世了，父亲早早挑起全家的担子，练就了硬朗的身子

古田的光芒

■张 钧

回路转。85年前的先辈欣慰地望到这里，矢志强军的将士快慰地望到这里，仿佛又找回了起初出发时的样子，不由想起当年的红米饭、南瓜汤，朴素而纯粹，寻常而又非同平常。

历史再次驻足。85年岁月轮回，一个基点，一个新的起点。古田光芒，穿过风雨烛照今昔，让人们看到了“带着电闪雷鸣般的变化”“如朝阳喷薄般的希望”，向我们昭示——有一种信念，可以凝聚意志；有一种力量，可以锻造灵魂。也再次证明一个道理——最深刻的革命来自于革命者自身的灵魂深处。谁能经受烈焰，谁就能凤凰涅槃；谁能实现蜕变，谁就能脱胎换骨。

历史选择了古田，古田成就了历史。重回古田，是深情的寻根，是深邃的传承。从远方来，向远方去，没有终点，不能停歇。回望古田，历史的天际总有相似的星光交相辉映。我们从古田的两次出发所经历与收获的，无论是穿越当年的雄关漫道，还是迈步今天的时代烽火，都将铸成人民军队不同寻常的历史跨越，开启伟大时代新的长征。

胜利从古田开始，历史从古田再出发。古田源起的血脉传承，永远的生命线，永恒的生命力，耸立起永放光芒的灯塔，指引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再一次从政治上精神上立起来强起来，汇聚起自信自强的磅礴力量，朝着伟大复兴的目标阔步前行，书写更加壮丽的时代篇章！

骨，而且很有主心骨。父亲的手非常巧，既会修理机械，又会木工、油漆等多种手艺，还当过民办教师和民兵营长。不管在哪个行当，他都干得得心应手。父亲常说：“我就喜欢琢磨。一个主意一条路，哪条路都能养人。我本事多了，才有可能会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。大家集体奔小康，这日子才越过越有意思……”

2008年6月，我将父母从农村接到城市一起生活，二老很快与社区的居民熟悉起来，经常聊得热火朝天。有好几次，他弄得一身油污回家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他是帮人修理燃气灶、掏下水管道去了。妻子急了，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您也是古稀老人了，可不比年轻人。楼道里到处都有疏通和维修的广告，他们花几十块钱就能搞定。您去修理万一累坏了身体，那可咋办啊？”

父亲呵呵笑了：“一点小事，不至于花那么多钱，我身体也没问题。你不知道，有的人家确实有难处。看到人家遇到麻烦，不搭把手，我心里过意不去……”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，那些经历磨难的人们和可敬可爱的白衣战士时时牵动着父亲的心，他召开家庭会议，发动全家人捐款1万余元。2021年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后，父亲又发动亲友捐款2万余元。

父亲常说，我不是雷锋，但我觉得人心不能麻木，不能坍塌！塌了，扶都扶不起来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和温暖，这世界就会变得美好，人才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快乐。



刊
往
期
美
文

扫
一
扫
，
听
「
长
征
副
刊
」



文学
作品

长 征

第 5485 期

整装待发（油画）

赵 莹作